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Zhongguo minjian shikan: yi pian wenzhang he yi fen bianmu =
China's unofficial poetry journals: an essay and a bibliography**

Crevel, M. van; Li, Q.

Citation

Crevel, M. van, & Li, Q. (2019). Zhongguo minjian shikan: yi pian wenzhang he yi fen bianmu = China's unofficial poetry journals: an essay and a bibliography. *兩岸詩*, (4).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3198934>

Version: Publisher's Version

License: [Licensed under Article 25fa Copyright Act/Law \(Amendment Taverne\)](#)

Download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3198934>

Note: To cite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use the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if applicable).

存在的空隙|中國民間詩刊：一篇文章和一份編目

第四期 兩岸詩 Today

中國民間詩刊：一篇文章和一份編目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著

李倩冉 譯

中文版前言

民間刊物對中國當代詩歌有過決定性的貢獻。我第一次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是在1990年代初，那時我在讀博。於是，我利用在中國訪學的機會，開始積極收集刊物。我的收藏主要集中在1970年代末到2000年左右的一段時期。此後，網路在中國開始普及。2007年，我在“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簡稱MCLC）網站上發表了一篇論述這些民間刊物的英文文章，可在這裡找到：<http://u.osu.edu/mclc/online-series/vancrevel2/>。它包括了一篇研究論文和一個擴充版的民刊編目，囊括了大約一百種民刊，每份都做了詳細介紹。我對於這一課題的研究有這樣三個出發點：首先，從文學史的和文化社會學的視角來看，民間刊物非常迷人，它們構成了當代中國詩壇一片獨具特色的風景。第二，在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中，民刊扮演了開創性的角色。第三，在當時，外國學者、學生以及其他讀者對這些刊物所知甚少。我完成這個網頁之後，就將我的收藏正式捐贈給了萊頓大學圖書館，它們從此成為圖書館特別藏書的一部分。這些年來，被來自全世界的同行參觀並使用。

不久以後，2008年，我在MCLC網站上又發表了兩份文獻編目，兩份均附有擴充性的介紹，旨在促進當代中國詩歌的研究與翻譯，以及海內外學者、譯者間的對話與合作。這兩份編目中，一份是個人詩集和多人詩選目錄，網址如下：<http://u.osu.edu/mclc/online-series/vancrevel3/>。另一份是中國的研究和批評著作目錄，以便說明海外一些不想僅僅局限於使用詩歌作品的中文材料，還想要熟悉有關詩歌的中文論述的學者和譯者。這則編目可在<http://u.osu.edu/mclc/online-series/vancrevel4/>找到。這三份編目連同我2008年出版的*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精神、動盪和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一書，主要關注了從1980年代早期至新世紀初的時段。當然，那之後又有無數的新書和新刊物出版。此外，當我顧所來徑，也意識到我對於資料的把握還不完善，有好幾個極其重要的人名和刊名未能被我納入視野。不過，這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研究民間資料尤其如此，更不用說一個

研究民間資料的“局外人”。但我希望這三份編目仍能有助於研究。

2009-2016年，我在萊頓大學新成立的區域研究所（Leide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簡稱LIAS）擔任主任。區域研究所包含萊頓大學所有的亞洲研究和中東研究，有大約120名學者和200名博士生。我在其中學到了很多，但幾乎沒有時間展開自己的新研究了。2016年秋天，我辭去了區域研究所主任的職務，並在10個月的學術休假期間，以北京師範大學訪問學者的身份旅居中國，為新的研究做準備。2017年1月，上文提到的那本論著由張曉紅翻譯，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書名為：《精神與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從1980年代到21世紀初》。從2016年秋到2017年春天，我走訪了中國許多城市，與詩人、批評家、學者交遊，重溫舊誼並結識新友，試圖瞭解中國詩歌又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與以前一樣，增進中國與其他地區的對話與合作是我一貫的目標。

在這次對中國的長期訪問中，我非常驚喜地發現：當大量的詩歌活動在網路上展開的同時，紙質版的民間刊物仍然繼續扮演著突出的角色。而且，中國國內的學者、收藏家也對民間刊物有了愈發濃厚的研究興趣。因此，我非常高興有機會發表我這篇2007年論文的中譯版。這篇文章為中文發表做了細微的修改。首先，我刪去了一些關於英文版民刊編目技術問題的討論。第二，中文版聚焦了圍繞民刊的概念性問題。因為篇幅有限，中文版略去了對萊頓收藏的這100份民刊的詳細評述，只保留了一份萊頓所藏民刊的目錄（本文第四部分），其中列出了每份刊物的創刊時間和地點。對那份詳細述評有興趣的讀者可點擊上文中的連結，查閱MCLC網頁上的英文版原文。在網頁上，除英文外，讀者也可以輸入漢字檢索到刊物名稱和相關人物。

不必說，哪怕是1978到2000年前後這一時段，萊頓收藏的民刊也肯定是不全的，而且之後又有許多新的刊物問世。第二，並且同樣重要的是，在過去十年內，詩壇也在許多方面不斷變化著。第三，這篇文章原本是以外國人為目標讀者的。但我仍然希望這篇文章包含了一些中國讀者感興趣的想法，比如將“publication”（出版、發表）這一概念放在國際背景下考察，比如對搭建了詩人與其他相關人員的關係網並影響了中國當代詩壇整體生態的因素的探究，比如關於海外的中國文學研究方式（MCLC網站上可找到一份中英文詳單，內含其他關於民間刊物和相關話題的著作）。

我想在此深深感謝許多中國詩人、批評家和其他讀者，他們讓我意識到民間詩刊的重要性，並幫助我找到文中所提及的這些資料。他們數量過於龐大，以至於無法在此一一列出，但我相信，當這些刊物成為萊頓大學中國先鋒詩資料庫的一部分時，我們共同的目標——讓海外的學術和文學讀者更方便使用這些材料——便已經開始達成。我同樣感謝海外的一些研究所和個人為這項研究所做出的貢獻。他們的幫助已在MCLC網站上的英文原文中致謝。

最後，感謝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允許我發表這篇文章的中文版，也感謝李倩冉的翻譯。

Maghiel van Crevel 柯雷

2017年4月 於北京

緒論

本文考察了所謂的中國民間刊物。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些刊物上，中國當代詩歌界幾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首發了他們的詩作並養成其詩歌聲音。

本文文末附有一則文獻編目，內有我這些年收集的大約一百種這樣的刊物，這一編目與 Claude Widor、依牧以及貝嶺之前所做的工作類似【1】。萊頓大學漢學圖書館友好地同意為這些藏書專辟一間藏室，名為“萊頓大學館藏中華人民共和國民間詩刊庫”。Widor和依牧主要關注1978-1981年間的民間刊物，且大部分是政治的而非文學的，即便其中的政治內容偶爾以詩歌的形式表達。貝嶺主要列出了1990年以來的文學資料。萊頓的收藏聚焦于文學領域，尤其是詩歌——毫無疑問，它是民刊的主要體裁。這些藏書中，最早的創刊於1978年，其中一些作品寫於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而最晚近的，為2005年。

這一資料最初是為研究中國文學的海外學者準備的，或許其他區域專門研究和（比較）文化社會學的海外學者也會用到它。在中國，民間刊物更為人熟知且易於查找。

第一部分：民間詩歌

“民間”（*unofficial*）是當代中國大陸詩歌話語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下文中，我將考察“民間”及其相關概念在中國國內的使用，而非詩歌本身。我的立足點是中國詩人和讀者使用的這一術語。有時候，這一術語在這一討論語境中的使用與別處大為不同。

除了一些圍繞詩歌民刊研究的整體觀照外，本文的討論僅限於為萊頓特藏民刊編目提供一個背景。若要更深入地瞭解有關民間出版物的歷史及其與官方文化和政治話語的關係，仍有許多資料可供一閱，讀者可在上文提及的MCLC網站上的英文版原文文末找到索引。

官方

在當代中國的官方（*official*）詩壇，除了一些寫作古典詩（*classical poetry*）的人，還有一些人是遵循著國家制定的文學政策來寫現代詩的。這些政策大體上仍沿襲著以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源頭的傳統，視文學藝術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附庸，儘管不再像1940年代到1970年代那麼聲色俱厲。“官方”在英語中還可以表述為正統（*orthodox*）和體制（*establishment*）。

民間與地下

我們這裡所關注的文本，與官方寫作有著根本的不同。它們被稱之為先鋒（*avant-garde*）詩歌；下文還將論及中國大陸語境下的“先鋒”。即便不是全部，大多數先鋒寫作始於民間（*unofficial*）詩壇。“詩壇”一詞，意味著詩人——他們的處境（包括他們的讀者）和他們的詩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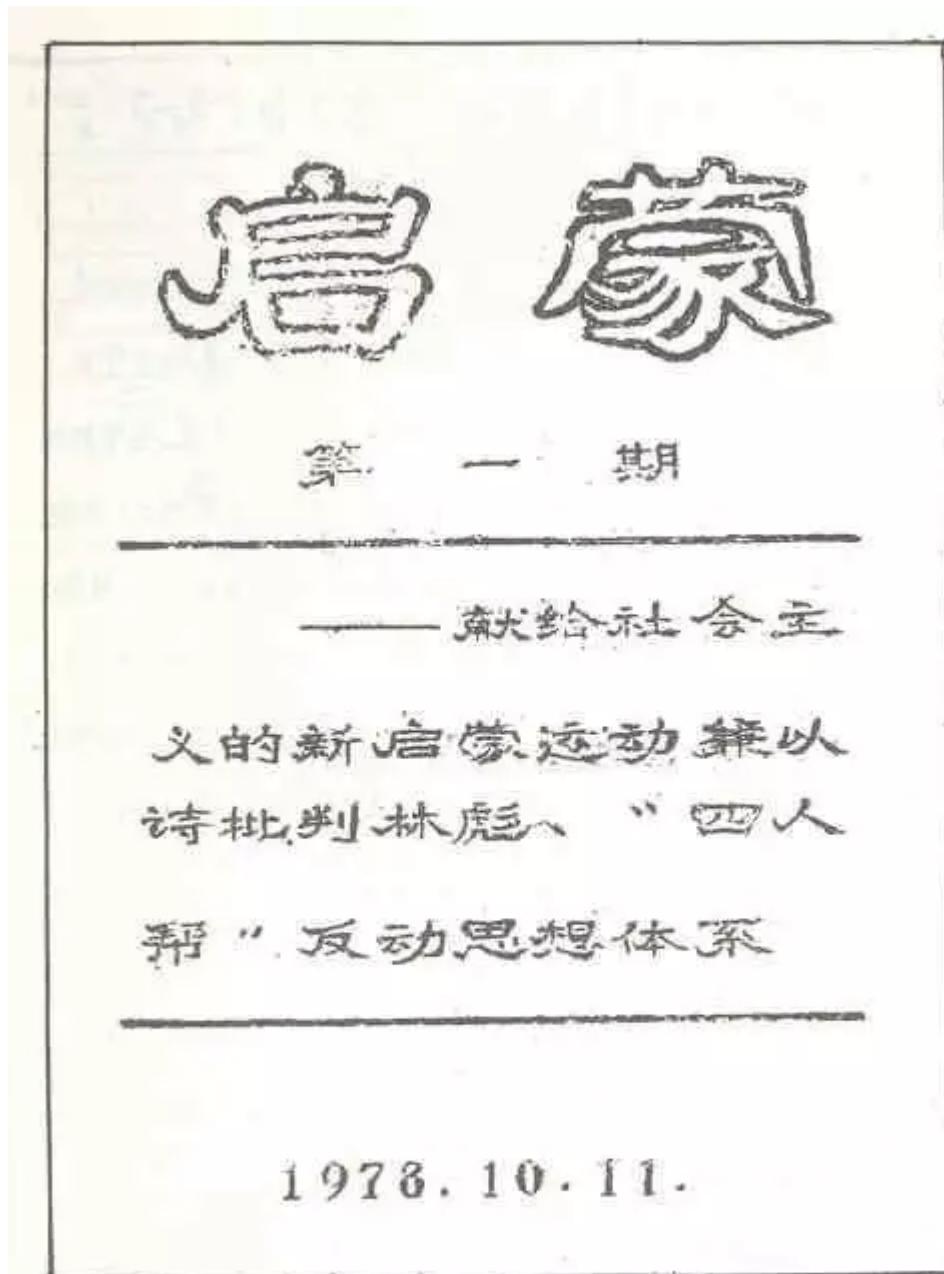
官方詩歌和先鋒詩歌都在“新詩”（*New Poetry*）的範圍之內，區別於古典詩歌；也在“當代詩歌”（*contemporary poetry*）的論域下，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寫作，區別於“現代詩歌”（*modern poetry*），指民國時期（1911-1949）的文本。隨著學術的國際化，以及人們對現代性（*modernity*）和現代主義（*modernism/t*）等概念範圍的認識，中國國內這一區分現代和當代的用法比以前少了。而今，“現代”一詞通常包含了當代；或者說，當代是現代的子集。

民間詩壇起源於地下（*underground*）文學，其最早的孤壘大約可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張規模稍大的地下文學網（包括一些沙龍和地下收藏者趙一凡的驚險努力【2】）形成於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當時，政治意識形態對於文學藝術的非難在現代中國達到極致。在1978年改革開放時代到來以前，“地下”一詞的隱喻含義與其字面含義相差無幾。作者藏匿他們的手稿：把它們埋在地板下、藏在自製的蠟燭芯裡、或者混夾在不怎麼敏感的材料裡。誠然，寫作這一行為至少意味著寫給自己看，並通常想要給他人閱讀；但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寫作者僅僅將自己的作品示與最信賴的朋友，有時甚至不能讓朋友把稿子帶走。有一個悚人的事例：甘鐵生在將他的地下小說朗讀給幾個朋友聽後，就燒毀了它們。“地下”意味著秘密、暗中和“非法”，儘管在當年恐怕不存在一個起作用的法律體系。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捲入地下文學活動——不管是新寫的手稿，還是以前出版的作品，只要不在毛時代欽定的少數幾個“樣板”文學之列——一旦被人“檢舉”，都可能導致滅頂之災。取決於各級組織動盪不定的權力關係，檢舉者可能會是個黨內官員，也可能是個紅衛兵。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寫于文革時期的地下詩歌明確地關涉政治議題，但我們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為所有的詩歌都如此。同時存在一些詩歌是基於文學本位的，在文革之後，它們迅速發表在本文所研究的民間詩刊上。當然，不假思索地把政治和文學看做是截然兩分的也會顯得過於簡單化。

如果“地下”只有上述這種貼近字面的、建制的含義（即“隱藏”），那麼地下就只是“民間”包羅萬象的種類中的一個小子集。然而，在改革開放時期，“地下”還可以指不同于一般讀者（*the general reader*）或大眾（*the masses*）的審美範式。在這一層面上，在中國國內語境中，這是幾個多多少少可與“民間”通約的術語之一。我們稍後還將回到這些術語。

從地下到地上：“出版”（*publication*）的含義

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開始，民間場域孕育了屬於自己的多樣化的詩歌。1978年12月，在標誌鄧小平復出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民間文壇浮出了歷史地表，他們不再向當局或其他觀眾隱瞞自己的活動。這一劇變由兩份雜誌的出現觸發：發源于貴陽但幾乎刊印於北京的《啟蒙》和北京本地的《今天》。這兩份印有六十年代末以來地下寫作文本的刊物，先是作為壁報貼在北京一些重要地段，後來又以傳統雜誌批量複印的方式發行。當大量有政治傾向的民間出版物作為1978-1981年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在全中國各大城市湧現時，這兩份是文學刊物，尤其是《今天》。同一時期最早的刊物中還有兩份可被歸為文學而非政治的，是《沃土》和《秋實》。然而，在後來的文學史和歷史編纂中，這兩者都比不上《今天》從七十年代末起步期就已奠定的地位；也比不上《啟蒙》，在起初被《今天》壓倒性的風頭遮蔽數年後，自九十年代初重寫文學史中被鉤沉出來。



《啓蒙》第一期封面

游離於國家控制的或國家批准的出版業之外，民間詩壇從八十年代早期起在城市中擴展開來，並蔓延到鄉村，其文本原則上對所有感興趣的人開放。在世界許多其他地方，制度概念中的出版（*publication*）必須有官方人員、專業團體（諸如出版社和書評人）的正式參與。然而，在中國大陸民間詩歌話語中，以及在世界其他一些但凡政府負責對官方文化產品發佈指導方針、並監控作家和出版者對該方針執行情況的文壇，“出版”（*publication*）就應取其最寬泛的概念意涵。出版（*publication*）只表示一個文本的公開發表，不局限在作者親自挑選的小圈子讀者之內：比如，在民間刊物上。這一點可用中文術語“發表”（*announce*, make *public*）和“出版”（*come off the press*, *publish*）來闡明——類似於德語詞 *veröffentlichen*（發表）和 *herausgeben*（出版）；而英語的“*publish*”一詞則較為模糊。並

非所有“發表”的都“出版”了。尤其是早年，大多先鋒詩都沒有出版。然而，在上述寬泛的意義上，它仍可被視為是“publication”。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三十年，國家對文學的各個層面進行了全面的管控，從樹立政治過關的題材和文學形式，到篩選、雇傭作家，對所有的文本進行最終審定，並控制他們的作品實體和出版。在改革開放時期，國家對文學的管控逐漸放鬆，雖然對一些文本的推崇和對另一些文本的審查仍然常見。在詩歌方面，自八十年代初以來，民間出版（*unofficial publication*）成為一個普遍的行為，官方出版（*official publication*）不再是官方作家協會會員獨享的特權【3】。

重要性

就中國國內來說，民間詩歌繼八十年代罕見的奪目與流行之後，在文化圈內持續繁榮，作為一個小眾卻頑強生長的領域，不乏擁躉。這在許多方面可見一斑。比如：

· **文學史編纂**：在洪子誠、劉登翰2005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中，民間詩歌的重要性在該書對自文革以來的詩歌民刊和民刊軼事的獨到關注中顯示出來。該書涉及了地下文學、有關民間詩歌遺產的論爭等等，並提及了一批民刊，包括《今天》、《非非》、《莽漢》、《他們》、《海上》、《傾向》、《南方詩志》、《反對》、《象罔》、《北回歸線》、《陣地》和《發現》。其他文學史亦有類似的論述，比如被收錄為中國高等院校藝術素養叢書的《中國新詩》（常立、盧壽榮編寫，2002年）。2003年，在《聲音的詩學》中，張閎坦言，當代所有重要的詩歌均首發在民間刊物上。

· **文學活動**：2006年8月，詩人楊克、祁國和攝影家宋醉發在廣州舉辦了一場廣為人知的詩歌展覽——“中國詩歌的臉”，其中一大特色是宋醉發拍攝的詩人肖像，全面掃描了民間詩壇。同時，這一展覽自身也置於一個民間譜系之中，徐敬亞編輯的一次壯觀的兩報大展——“中國詩壇1986’ 現代詩群體大展”曾為這一譜系的縮影。“中國詩歌的臉”是一場真正的展覽，而不僅僅是一次報紙發表。一根由整個後文革時期的詩歌民刊堆起的書柱，高五英尺，側面由兩隻滅火器守護，讓參觀者深深記住這些刊物在中國當代詩歌發展中所起到的如我們所知的關鍵作用。



- 國際影響：自民刊浮出地表以來，民間詩歌就成為海外對當代中國大陸詩歌的關注焦點。

重要性的問題，亦可導向對上文提及的出版（**publication**）概念的宏觀考察。儘管需要考慮背後強大的中國特色因素，民間詩刊及其相關現象並非獨屬於中國，其重要性亦不全在於它是政府文學規劃下的（副）產品。這一點在威斯康辛麥迪森分校紀念圖書館的小雜誌特藏主頁上已有闡明。那裡藏有來自美國、加拿大、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澳大利亞、新西蘭、加勒比地區和其他地方的英語期刊，且以詩歌為主：“很久以來，小雜誌為理解現代文學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有著非商業的立場和先鋒、實驗的傾向，小雜誌始終在反抗既有的文學表達和理論，宣稱一種對文學新人、新理念、新範式的主動接受。這樣的出版物通常只有很少的發行量，且通常短命；許多隻出了一兩期就停刊了……”這亦可完美適用於對中國民間刊物的描述。

翻譯：民間（**unofficial**）、非官方（**non-official**）還是薩米茲達特（**samizdat**）？

在英語中，“民間”可被翻譯為“**popular**”、“**people-to-people**”或“**among-the-people**”等等。另一個相關的術語：“非官方”可被譯為“**unofficial**”、“**nonofficial**”或“**non-official**”。 “民間/非官方”有時會被譯為“（中國式的）薩米茲達特”（**(Chinese) samizdat**）。在中文學術話語中，筆者見過有人將八十年代早期民間文壇描述為“類似于‘薩米茲達特’的”，並附有解釋性的註腳【4】。

“薩米茲達特”（**samizdat**，俄語 **с а м и з д а т**，由 **с а м с е б я и з д а т** 一詞演變而來，意為“自我出版”）這一術語，是由蘇聯詩人 Nikolai Glazkov 于 1940 年代中期創造的，但薩米茲達特景觀在 1960 到 1980 年代最為鼎盛，不僅僅是在詩歌或文學方面，也牽涉到社會-政治寫作、宗教文本等等。七八十年代，在蘇聯政權和詩人之間，確乎存在過對自我出版的偶爾默許，只要詩人保持低調，並且只進行純文學、非政治的創作實驗，他們就可以不受干涉。然而，許多薩米茲達特文本仍然在數年間必須保持相當程度的隱秘性，在那時，它們的公開傳播，即未經作家協會允許的，如前所述廣義的民間出版（**publication**），或將導致牢獄之

災。與此同時，官方出版對於薩米茲達特作家來說根本是不可思議的。有關薩米茲達特和蘇聯、東歐文學史上類似概念的聯想，可在泰咪茲達特（*tamizdat*，俄語 т а м и з д а т，意為“異地出版”）這一現象上找到支撐。泰咪茲達特，是指將薩米茲達特文本在境外出版，常常再被人秘密地帶回祖國。

在中國語境中，最接近薩米茲達特的概念是早年狹義上的“地下”一詞，但蘇聯的薩米茲達特景觀比中國的“地下”更發達、更有影響力，且持續時間更長。1978年以後，尤其是自從《啟蒙》、《今天》掀起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民刊浪潮以來，“薩米茲達特”一詞總的來說就不再適用於描述中國大陸的民間詩歌了。這些詩歌編輯、詩人和粉絲不僅不採用以前的方法避免當局注意，有些還主動尋找宣傳和媒體報導，甚至利用官方出版的管道。徐敬亞的“大展”就是一個早期的例證。即便蘇聯的薩米茲達特後期（1985-1991）可被視為有類似的特徵，完全挪用俄國術語仍是有問題的【5】。

若將“非官方”翻譯成“non-official”，則表達了一種與官方文藝之間的明確對立，較之民間（unofficial）一詞更為尖銳，因而也以一種否定式的定義法，將那些置於審查下的文本簡單化為“不是”什麼。不過，翻譯者亦有其“小幸運”：在日常英語中，unofficial可以表示一種貨真價實的東西，即，有實際的重要性或影響力，相較而言，official一詞則表示徒有虛名。以上兩點，均可參照下文有關中國大陸“先鋒”概念的章節來理解。

因此，我選擇將“民間”和“非官方”英譯為unofficial。獨立（independent）也是個很好的近義詞，但在中國，“獨立”已成為電影界的慣用術語，這一用法一般沒有擴展到詩歌界。

相關術語

根據語境，還有很多中文詞彙或多或少地可與“民間”和“非官方”互相替代、形成交集或成為它們的子概念：

- “民辦”通常指的是刊物的一些建制層面，比如在“民辦刊物”一詞中。
- “地下”與“非官方”在用法上類似，不過考慮到其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地下”一詞更為複雜。1978年以前，“地下”主要是字面上的含義：潛藏，並只是暗含了制度上的意義。而1978年後，當在制度的層面上使用，“地下”不再能夠真做字面上理解，而是保持其隱喻義，指一種獨立於官方出版業的姿態。與此同時，這一術語還可以指向下面兩點中提到的幾個詞所代表的美學特徵。“地下”通常被驕傲地自我冠名，帶著道德的優越。
- “實驗”、“前衛”、“先鋒”和“非主流”基本上不是指制度特徵，而是指一種迥異于被官方文化語境所認可的審美野心。反之，官方話語下的產物有時被稱為“主流”。需要注意的是，“主流”也會作為暗示名聲的標籤，貼在截然相反的作家身上——比如堅定的官方詩人臧克家和先鋒明星北島【6】。

- “非正式”是一個制度的而非審美的用語，通常用於“非正式出版物”這樣的表述中。
- “半官方”有時用於含有先鋒作品，但又與諸如高校、中國文聯的各省市級分支等官方機構有關聯的出版物上。他們使用這些機構提供的條件，比如有時將著名教授和詩人明確署為雜誌顧問，以獲得象徵性和保護性的支持。在這些（相對）安全的避風港，半官方刊物通過發表常被稱為校園詩歌（即高校學生所寫的詩歌）的作品，以（相對）良好的定位來探測官方話語的底線。尤其在1980年代，它們在質地上和非官方刊物很像。

對於那些既有制度意義又有審美意義的術語，“實驗”，尤其是“先鋒”，比“民間”、“地下”、“前衛”和“非主流”更常見。需要注意的是，在毛時代和八十年代早期，“前衛”和“先鋒”也常常出現在官方話語中，具有積極的含義，指官方的、政治正確的激進主義，描述那些無論如何都與民間毫無關係的文本。

我們還需要明確的是，“民間”也被用來形容許多不同的事物。一方面，它可以指私人出資籌辦一份期刊以及類似的事情；另一方面，在美學層面上，它也可以指一種個別的、決不能代表全部民間詩歌的詩學觀。後一含義的使用頻率，在1998-2000年所謂“知識份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大論爭之後迅猛增長【7】。

禁令與許可

如果要對出版（*publication*）做進一步探討，民間出版（*unofficial publication*）的概念就值得特別關注。一則，在有些國家和地區的文學話語中，民間出版並沒有一個不證自明的地位。在那些地方，作品的“正式”出版，取決於它帶來經濟或文化效益的可觀前景，與一個人在寫作中所表達的政治觀點或這些觀點會以怎樣的方式被他人理解沒有那麼大關係。

民間詩歌出版物在中國包括雜誌、個人詩集、多人詩選和網站。這些雜誌未經權力機關註冊，因此也就不能通過諸如書店或郵局等官方管道銷售和散發。出於自我保護，許多雜誌明確表示它們不賣，也有極個別會要少量的工本費。一如當代中國公共生活的許多方面，在禁令與許可的收緊和放寬之間有活動的灰色地帶，與國家和地方在政治及敏感方面反反復複的“收”與“放”形成互動。一份雜誌可能沒有註冊卻仍然拿到了准印證，但會印上一個標準的免責聲明，說明其中只有供“內部交流”的資料（內部交流資料，有些時候不是寫在出版說明資訊裡，而是作為雜誌確切名字的一部分）——這顯然是假的，因為這些雜誌根本不會去控制他們的讀者人數。事實上，他們很願意看到它的瘋狂生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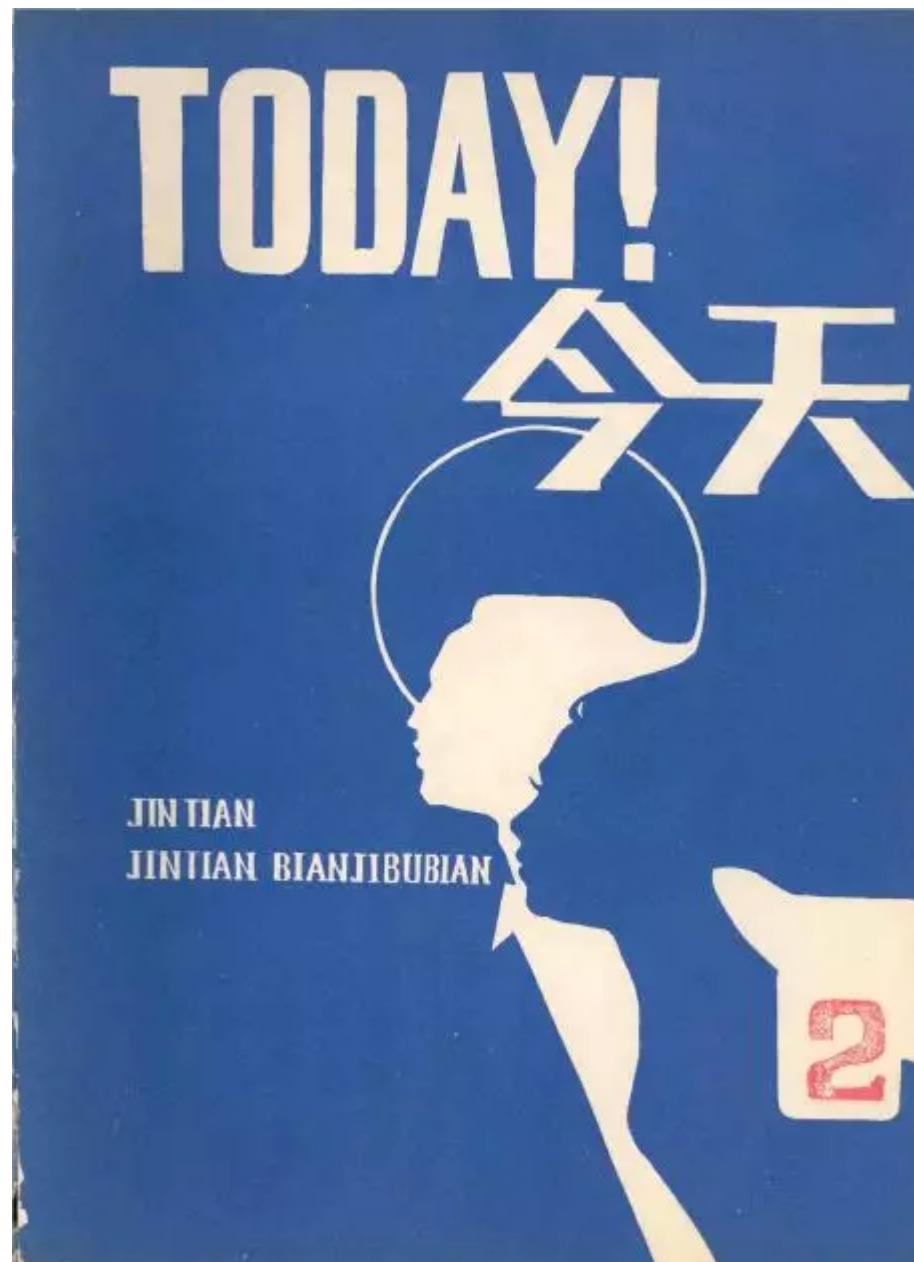
作為七十年代末至今中國社會政治迅猛變化的宏觀圖景的一部分，先鋒在官方以外的區域佔據了比仍為禁區的地帶（明確的政治異議和色情可視為禁區的兩個例子）更大的空間。從一個文學本位的視角，加上歷史的觀照，人們震驚于先鋒的自由，甚于自由的匱乏。然而，文化及其實踐者仍需在整個改革開放時代繼續面對與政治權力機構的常規衝突。有許多刊物被禁的報導，如人們可在陳東東有關《傾向》編刊回憶錄的字裡行間找到一例。同時，許多詩人和批評

家多年來也因言獲罪。比如，徐敬亞、楊煉和北島，成為1983-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主要對象，以徐敬亞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痛苦的自我批判文章，和楊煉、北島被禁止出版為處理結果而告終。廖亦武被員警沒收了《巴蜀現代詩群》，只留下了2000份中的幾本。周倫佑，因在八十年代末被指控為從事反革命宣傳煽動，被“勞動教養”三年；其被捕與他參與《非非》有關。其他四川詩人及民間詩歌活動者比如萬夏、李亞偉、劉太亨、巴鐵、廖亦武，因對八十年代末期世事做出文學回應，而在同一時期被監禁並發配勞改七年【8】。王彬所編輯的一本有443位作者、厚達1500頁的《二十世紀中國詩歌鑒賞辭典》，原計劃于1991年夏出版，在運往書店的路上被撤回，這本書從未到達讀者手中，因為王彬這部巨著中包含了北島早期的六首詩，這六首詩都曾被收入選集多次，而今卻受制於審查，只因為流寓中的北島被禁止回國。上海詩人孟浪和默默，因私藏、製造並分發非法出版物，在1992年4月被關押數周；他們的詩集被沒收，與趙一凡1975年的遭遇相同。

這一切並不僅僅限於上述這些案例，還包括在國家允許的限度之外做事情所需要面對的日常不便，更不必說因為耗費精力應付可能來襲的危險而導致的藝術潰敗。因此，儘管舊式冷戰圖景中先鋒作為一種藝術上的遊擊戰已無法準確描述當下的情況——許多先鋒詩人都是受過良好教育、被社會優待、且總的來說生活體面的人士——一個人還是不能隨心所欲地做事情。

刊物裝幀、流通與收藏

早期的民刊常常有著“業餘的”或“原始的”裝幀和樣式，這反映了他們在刊物印製手段上的匱乏：品質低廉的紙、粗糙的（油印）印刷、人工裝訂。如圖，從《今天》第二期（1979年）的封面和目錄即可窺得一二。而今，當這些民刊成為藏品後，原始的印製痕跡反而使其身價倍增。



目 录

十月的献诗(诗一首) ······	芒 克	(1)
相信未来 (诗·外二首) ······	食 指	(6)
眼睛 (诗·外二首) ······	北 島	(9)
生日 (诗·外一首) ······	方 含	(12)
冷酷的希望(诗一首) ······	艾 珊	(14)

归来的陌生人 (小说) ······	石 默	(81)
路口 (小说) ······	崔 燕	(33)
瓷像 (小说) ······	万 之	(39)
哑吧姑娘 (小说) ······	林 露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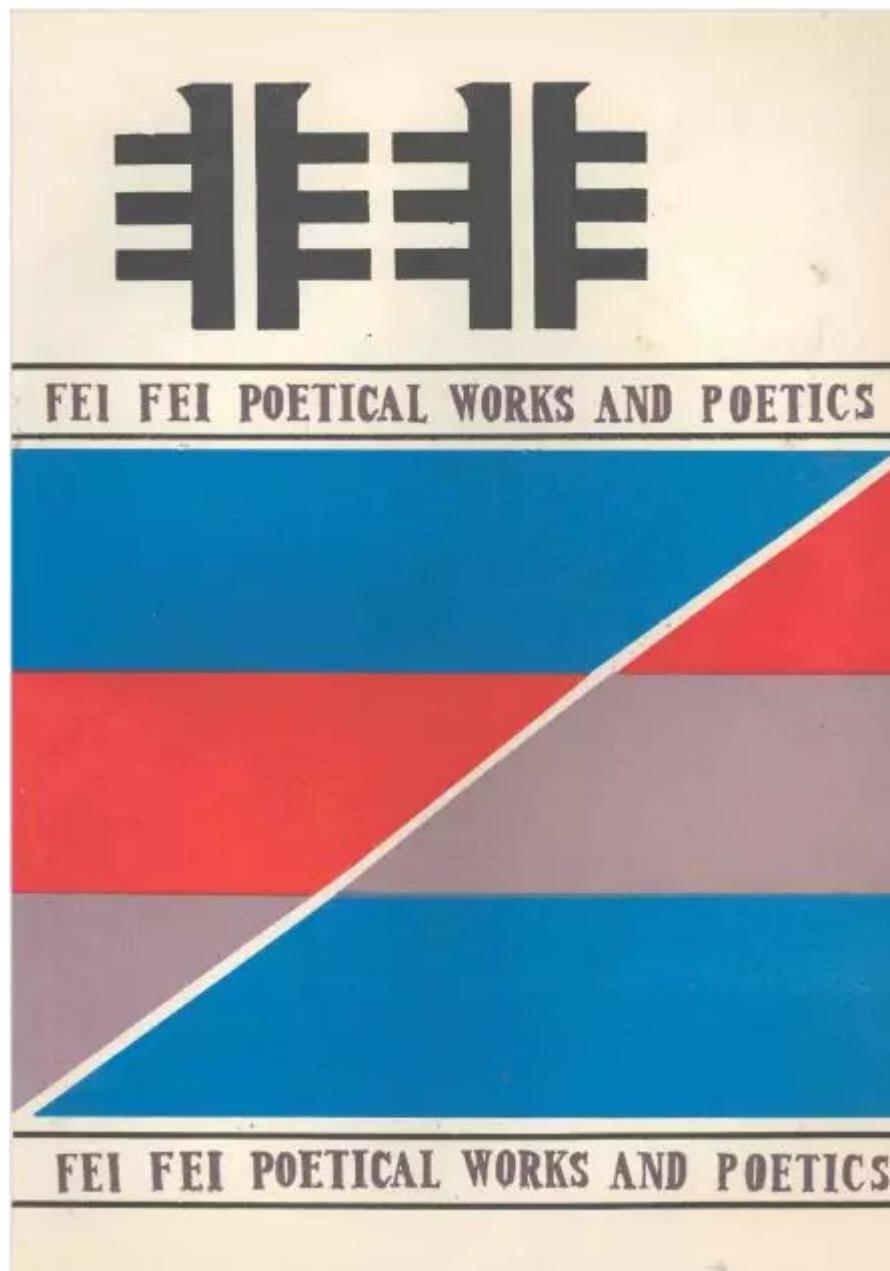
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和文艺民主(评论) ······	方 恩	(52)
采一束鲜花献给春天 (画评) ······	夏 朴	(56)
问…… (隨筆) ······	靜之華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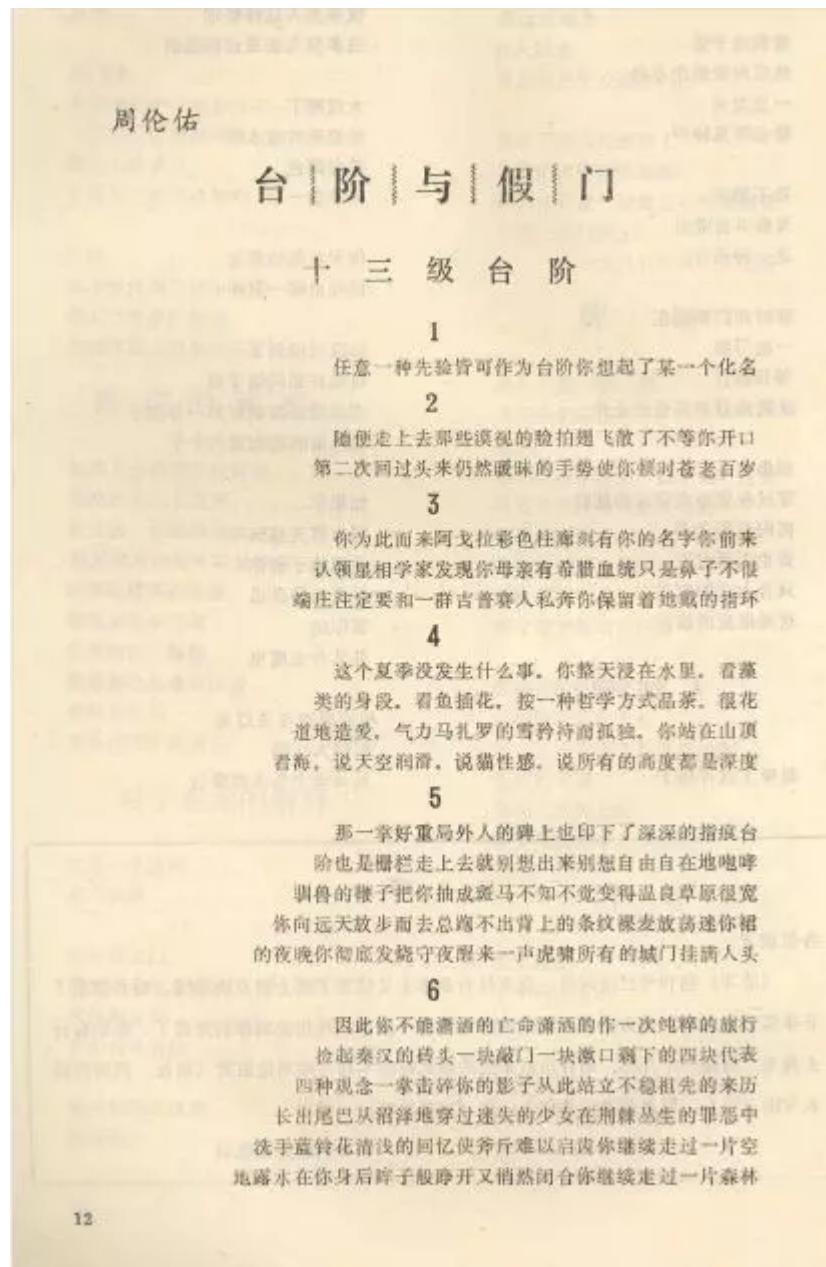
鷄神 (翻译小说) ······ (苏)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 歌还 译	(61)
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和亚·布洛克 ······ 支波编译	(75)
“西德”四·七社“简介” ······ 程建立编译	(84)

秋之魂 (摄影作品) ······	山风攝
诗歌、小说插图 ······	晓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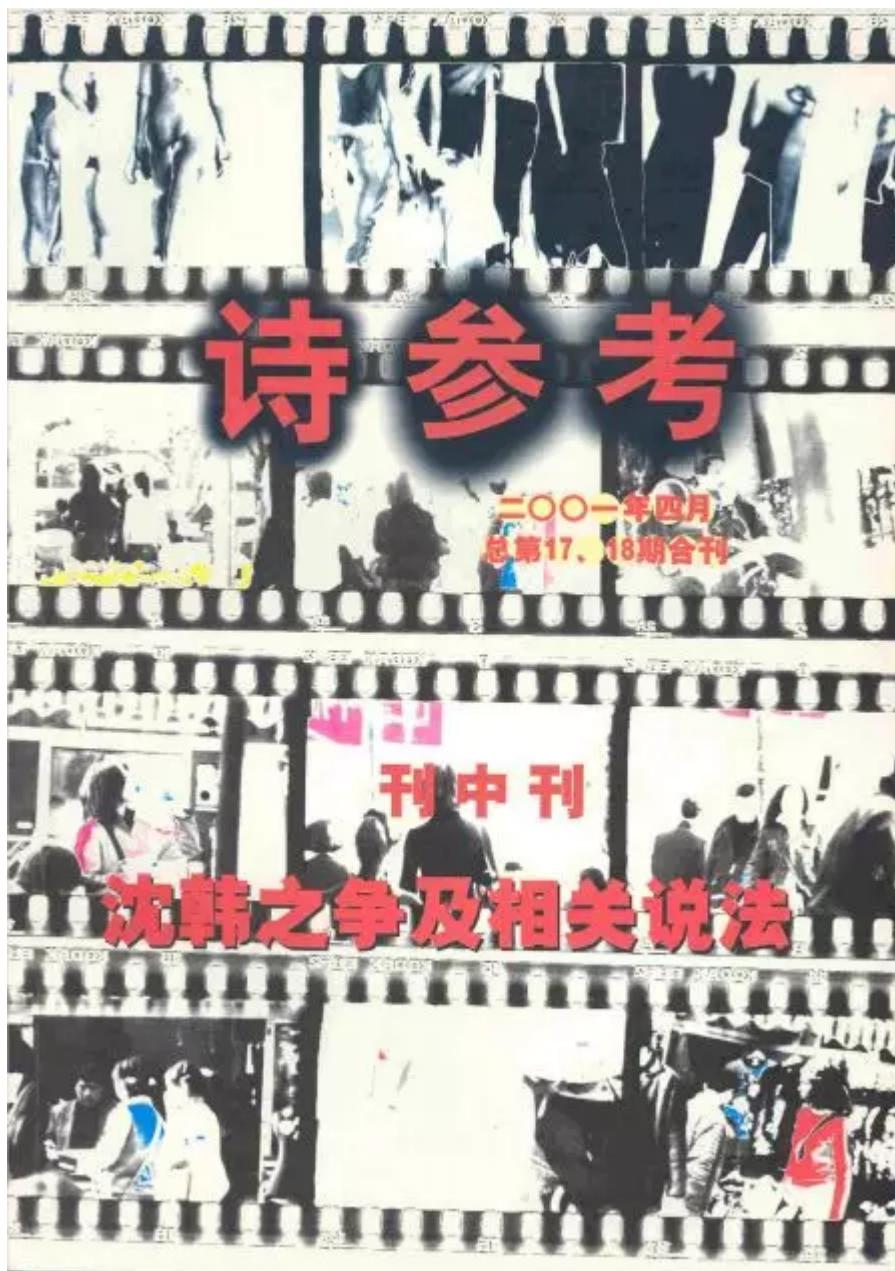
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當個人能使用的資源越來越多，民間出版物的裝幀變得精緻了些。如《非非》1986年創刊號的封面。並且，一些內頁的排字工藝也有了進步，周倫佑一首詩的前六節被排成了階梯式。1990年前後，意識形態和文化管控曾有過幾年的重新強化，之後，民刊

精美化的趨勢在九十年代早期接續下來。





在裝幀方面，許多民刊從那時開始與官刊相差無幾，甚至在版式的創新和插圖上勝於官刊。如圖，《詩參考》第17-18卷合刊本（2001年），《大騷動》和《詩歌與人》亦製作精美。這些插圖在這裡只有原刊的五分之一大小，可在本文的網頁版上點擊放大；而《今天》目錄的掃描圖，將手刻蠟紙版上像是半手寫體的文字質感傳達出來，手刻蠟版用於最早兩期“原始”的油印工藝中。



尤其是在早年，大多數民間出版物是通過非正式的、個人的關係網，私下甚至半秘密地流傳：可以說是面交。這樣的關係網在民刊的三十年歷史中始終是刊物傳播的主要管道，只是逐漸減少了一些謹慎和隱秘色彩，除了九十年代最初幾年。通過郵寄散發仍會導致雜誌被沒收的風險，尤其是寄往國外的那些，也要看雜誌內容是否敏感。民刊的平均印數在幾百本，而一些最成功的刊物可達幾千本。每一個複本，總有幾個到幾十個不同讀者，大大擴展了其受眾範圍。不過，它們沒有官方出版、書店和圖書館所能提供的穩定的傳播管道。因而，個人收藏就變得無比重要：比如北京的趙一凡和老鄂（鄂復明），貴陽的啞默，後來有北京的劉福春和唐曉渡，以及先後在武漢和天津的李潤霞。近年來，零星有民刊在（文化）書店發售，均由刊物的編者而非官方供應商帶去。據說，這有時會導致書店遭受高額罰款。

網路完全是另一個層面，在定義上和實踐上與傳統民刊都有很大不同。不在本課題討論範

圍之內【10】。

先鋒：美學與制度

在當代中國這一特定的文學歷史框架下，不考慮諸如歐洲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西方現代文學或一般意義上的現代主義，中國大陸語境中被稱為“先鋒”的文本是一鍋大雜燴。尤其是在早年，對先鋒詩學的定義只能說出它“不是”什麼：它主動疏離和排斥國家主流文學作品中出現的主題、意象、形式、語言特徵。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在中國和域外讀者眼中先鋒已比主流文學更勝一籌，且非常多樣化。這導致主流詩歌遠遠不能成為他們的參考系了。對於當代中國大陸各種流派的研究可在一個自足的範圍內進行，或者簡單說一句他們不同于主流文學即可，無需強調他們每一流派都與主流文學不同。

在世界各地，審美和制度領域之間複雜且不確定的關係都存在於先鋒運動的實踐者和學生當中，中國大陸也不例外。表面上看，比如在書名中，“先鋒”呈現為一個審美概念而非制度概念。但細究起來，由於它成為一個裝有互不相同甚至互有分歧的詩學觀念的大容器，它便同時從根本上說是制度概念。

在審美方面，如果讀者不反感一個老套的比照，正面定義的觀察將會是引人注目的，因為將藍色定義為晴天的顏色，比將其形容為不是草地的顏色、不是太陽的顏色或不是血的顏色可以告訴我們更多。先鋒的歷史至今已走過了三十年好時光，我們確乎可以考察其本質。其中一點是，兩個對立的、可被概括為“崇高”（Elevated）與“世俗”（Earthly）的方向或“陣營”在中國大陸詩壇，比在其他時代和地區有更大的相關性【11】。另一點是，中國大陸先鋒詩人對隱喻的大量使用和搶奪。然而，在此，我們面臨研究自己所處的時代所必須面對的困境，即缺乏歷史的焦距；同時，本文關注的是有關詩歌的概念，而非詩歌本身。

一些民刊或詩人合集有意識地兼收並蓄，超越了地域和詩學的壁壘（如《現代漢詩》）。其他一些則以地域為團體（如杭州的《薩克城》）或提倡某一種特定的詩學觀，無論它們是通過宣言或理論文章明確地表達（如《翼》、《下半身》），還是通過選稿標準隱晦地表現（如《九十年代》）。這些刊物常被稱為同仁/同人刊物。同人團體也可能包含地域色彩（比如2004年，幾位四川詩人和幾位哈爾濱詩人聚在一起創辦了《剃鬚刀》，幾乎是提倡敘事詩的四川詩人孫文波、蕭開愚和哈爾濱詩人張曙光在1990年合編的《九十年代》和《反對》的擴充版）。不過，地域性並不妨礙他們接受外地詩人的作品。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幾乎所有地方詩人陣列都夾雜著少數幾個外地詩人，北京的西川和上海的陳東東就是兩個常常橫貫南方和北方概念的詩人，當然，像“北方”和“南方”這樣的概念本身就傾向於超越最初嚴格的地理區劃。

官方與民間：制度和美學

因此，和“先鋒”一樣，“官方”和“民間”也是含糊的概念，因為它們皆有審美的和制度的雙重意涵。這一曖昧性在“先鋒”內部的詩學論爭中被巧妙地利用了，特別是在上文提及的1998-2000年論爭中，同時，在各個相關力量對各種文化資本的搶奪中隨處可見。沒有任何一個自重的先鋒詩人願意被人在審美意義上認為是官方的，這意味著他們的作品在選材等方面流露出主流文學的癖好。然而，除了通過民間管道出版，幾乎所有這類詩人卻極度看重在制度意義上的官方刊物和書籍中露臉。也就是說，這些書是正式登記過的出版物，版權頁上印有書號、定價等等。一個人可以既在制度意義上的“官方”刊物和書籍上發表作品，或成為體制內的一員（如加入國家或地方的作家協會），又很享受在被指認為審美意義上的“民間”（或“非官方”）詩人。

于堅和西川便是兩個很有說服力的例證，因為兩人已經是中國最著名的當代詩人，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也已享譽國際。儘管兩人在審美上無可爭議地源於民間詩壇，且其詩歌資本的積累經由體制意義上的民間刊物完成，但兩人都在官方大出版社出版詩集。而且，于堅受聘于雲南省文聯，擔任《雲南文藝評論》的主編，而同時他的另一身份始終是民間詩人。西川，任教於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曾是官方大獎——四年一度的“魯迅文學獎”第二屆（1997-2000）五位獲獎詩人之一。考慮到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官方主流不斷將文學意識形態化的圖景，這些事件就不該影響到對於這些或其他詩人藝術品質的評價。毋寧說，于堅和西川以其文學創作實績提出疑問：這是否標誌著民間文學景觀對官方的某種更改？

即便我們意識到官方與民間審美系統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12】，相反的情況——審美上屬於官方系統的詩人在體制上屬於民間的刊物和書籍上發表作品——卻幾乎從不可能發生。

先鋒≈民間？

在很大程度上，“先鋒”與“民間”近乎同義，但也有不同。首先，儘管兩者含義均有模糊性，對“先鋒”和“民間”最基本的聯想分別落於審美上（比如個人的象徵系統）與制度上（比如私人出版）。第二，兩者的不同在語詞搭配習慣的差異中可見一斑：“民間刊物”比“先鋒刊物”更為常用；此外，有“半官方”的說法，但沒有“半先鋒”的概念。反之，也很難想像將沈浩波的口號“先鋒到死！”【13】，或“詩先鋒”（詩先鋒，名詞“詩”在此變為形容詞）這類專有詞彙中的“先鋒”替換成“民間”。第三，雖然先鋒的概念常常容納了除去正統之外的一切，但反對正統並非先鋒一詞的應有之義。不像“非官方”，“先鋒”一詞本身並不否定什麼。

從對立到共存

中國的文化生活愈發豐富多樣，商業化在其中扮演著複雜而迷人的角色，只要我們不僅僅關注受眾數量，商業化就絕不是簡單地“邊緣化”了高雅藝術。這種文化多樣性以及上文提及

的曖昧性，解釋了為何即便審美的分歧持續區隔著官方和民間詩壇，他們在制度上的差別還是變得模糊了。早年使得兩者互不相容甚至相互排斥的“尖銳”對峙，到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或多或少地消解。而今，它們共存于平行的世界中，偶爾相互碰撞甚至發生互動，儘管這樣的互動很少被人公開承認。比如，在制度意義上的官方書籍和雜誌中，出現審美上明顯屬於民間範疇的作品。這得益於一些審美上屬於民間的詩人“下海”，成為書商。當一些人購得書號，他們就無需再與主流審美共分一杯羹。圍繞這些書號存在著熱鬧的交易，涉及了政府機構、私人個體以及兩者間的一切，還有人購買一個書號，但發行一套包括多本個人作品集的叢書，以獲得更高的性價比。

民間制度

正如官方文壇有其建制，民間文壇的制度包括詩人雅集、公開舉辦的朗誦會、展覽等活動，與其他藝術門類比如戲劇和音樂的合作專案，以及最重要的：出版。許多此類出版物包含了詩歌文本和文學批評，偶爾也會有短篇小說和外國詩歌的譯介。儘管政府的文化政策自1978年以來時松時緊，民間詩壇時至今日始終保持其重要性。這不僅僅因為政治壓迫一直處於波動的狀態，也不只是為了與從自身的正統話語中就能找到合法性的官方“國家文學”形成對抗。民間詩壇憑藉自身的力量，居於一個活躍的詩歌氣候中心，這一詩歌氣候，對詩人個體的詩藝精進和詩壇整體的發展均至關重要。

其他媒介和體裁

在中國，對於“正統”和“先鋒”，以及“官方”、“民間”、“地下”等概念的區分，也存在於其他文體和其他藝術領域：戲劇、表演、音樂、電影、美術、雕塑。它們都經歷了與民間詩歌相同或相似的路徑，從徹底的互不相容到不時的互動。作為一個在過去三十年內發生劇變並仍在持續變動的社會的一部分，這些區別也遠非靜態的。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它們反映了一個多維度的、由各種力量組成的動態系統——從政府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政策，到個人的創造力、市場、以及從本土到全球的地緣政治學。

第二部分：收藏

一個先鋒詩資料庫

1986-1987年間，文學和藝術在中國呈現出空前的多樣性和廣闊的實驗空間。那時，我作為北京大學的交換學生，在中國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並結識了一些中國詩人、學者和批評家。我們在隨後的幾年間始終保持通信聯繫，因而可以在1991年夏天我再次訪問中國時進行一些富有成效的合作。八十年代盡頭的文化整肅，又一次證明了民間場域的重要性及其文化修復

能力。因此，我的博士研究始于一場多重意義上的旅行，在兩個多月裡，馬不停蹄地奔波于北京、成都、上海、杭州採訪詩人和相關人士、收集詩歌刊物和批評文章、錄製朗誦音訊、拍攝照片。這些經歷所播下的種子，而今成長為這個中國先鋒詩資料庫，其中也包括了流亡者的寫作。有時是通信，更多的時候是定期的研究行旅將我帶向除上述以外的其他城市：昆明、西安、廣州、哈爾濱、天津、南京。我仍在不斷地收集詩歌民刊和書籍，後者包括了個人詩集和多人選集。如果沒有中國詩人、學者和批評家的幫助，這一切都將是無法完成的。除了告訴我最新的出版消息，他們還幫我查考八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末的資料。

建立資料庫的過程與其他許多研究一樣：當你逐漸探知到其中的深淺並意識到它提出的問題，一種悖謬的感覺就產生了。當我剛剛開始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完全瞭解正在進行的一切。經過十五年的收集，資料庫裡添置了好多新書架，我更加意識到這些藏書的局限性，尤其是當互聯網上充斥著許多新的名字，同時，各種各樣的詩人和讀者也不斷擁有高品質的紙質刊物，且還在刊印新的：刊物在文學史上的出現和諸如2006年廣州詩歌展的活動，都說明了這一點。將萊頓的民刊特藏稱為冰山一角或許不公，但無論怎麼講，這一列表都是遠遠不全的。或許可以安慰自己說，求全的努力大概也是一種學術職業病吧。

代表性

先撇開學術的本質不談，至少有一點構成對上述悖謬的反駁。如果從長遠來看，在中國，意識形態和文化管制逐漸放鬆；諸如桌面出版等新技術早已普及多年；一些富人以留名或不留名的方式，通過個人或專門基金會對於先鋒的贊助雖不穩定但也越來越多。因此，對所有的刊物保持追蹤在操作上是不可行的，更不用說根據審美或制度模式、相關影響等等方面進行資訊整理。

那麼，我敢說這個資料庫有代表性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對於那些如今已入藏萊頓大學圖書館的書籍和民刊來說。首先，這些刊物的代表性，在於其中包含了許多自七十年代末至今真正具有開創性和影響力的樣本，雖然遠遠不都是全套；民間詩刊的浮出地表，不亞於中國文學史上的分水嶺。第二，就算晚近的資料或許不全且零碎，這一材料仍然提供了瞭解中國當代詩歌的切入口。第三，並非我想自作聰明或給自己找理由，但我仍想請求讀者的寬恕：這份文獻編目相對具有代表性還因為，在海外，這些材料非常難找。這格外成為我希望與其他收藏者展開合作的理由。

第三部分：民刊編目筆記

這篇文章在MCLC網站上的英文原文版先是提供了對這些刊物的一個鳥瞰，僅列出了它們的創刊年份和創刊地。後來，我以同樣的順序做了第二份更為詳細的文獻編目，對每份刊物都提

供了更多的資訊。除了刊物名稱、創刊年（和月，如果知道）、創刊地之外，這份詳表的左邊一欄還有編者和核心成員的名字，以及萊頓圖書館所藏的卷期號。右邊一欄則是我對於這一刊物的評價、它與其他刊物的關係，和進一步閱讀的建議。

這份文獻編目的中譯稿僅僅囊括了“鳥瞰”版。如果想要瞭解各份刊物的詳細資訊，建議讀者流覽上述MCLC網頁上的第二個詳細版編目。

一個粗略的記錄

MCLC網站上那份詳版民刊編目裡的資訊有多種來源。包括刊物自身提供的資訊、廣義的學術評論話語，以及我從1991年以來的田野調查筆記。我的筆記包括了正式訪談的記錄，也包括在與詩人及其他相關人士的閒聊和通信中收集到的大量資訊。如果在我的筆記上標明每一個出處，那會讓那份詳版編目變得無法卒讀。相反，如果我將交遊軼事只局限於能在公共出版物上找到出處的那些，這份編目資訊將會很不全（比如，我將會漏掉於堅自述八十年代初以大衛這一名發表作品，還有以大衛的詩為主打的《高原詩輯》出自昆明）。因此，對前言裡的說明再補充一句，詳細版編目是作為原始材料提供的。在我加問號的地方，表示那一處為推測或估計（比如，《中國·上海詩歌前浪》的創刊時間是在八十年代末）。這是因為許多刊物極少提供版權資訊。總之，詳細版的民刊編目是一個相對粗糙的記錄，而且其中許多事件我尚不能一一查證。正如我所說，這份編目並不完整，也並不完全準確。它最初的目的為中國文學史上精彩的一頁勾勒一個粗略的印象。

在MCLC網頁的詳細編目中，對各個刊物的評論，長度和詳略不一。首先，對其中一些刊物可說的話確實比另一些要多。有一些，已經被足夠充分地論及：在英語學術圈，幾乎所有關於《今天》、《啟蒙》的方面都有被討論，以及自從Michael Day（戴邁河）的《中國詩歌的第二世界》^{【14】}出版以來，許多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四川民刊都被論及。在這種情況下，我沒有重複前人的學術成果，但簡要概述了它們並寫在了延伸書目中。有一點我試圖在可見範圍內標明的是，各個刊物在前文述及的“崇高”和“世俗”路向、以及1998-2000年論爭中“知識份子”和“民間”陣營中的歸屬，無論是自封的還是被他人指認的。當我將這些認知寫入刊物述評中時，我發現了“崇高詩學”及“知識份子寫作”與各刊物對外國譯詩的發表之間存在緊密的關聯，這也再次印證了論爭雙方所持有的立場鮮明的詩學觀。這一典型的例子說明了為何在各個向度上對這些材料進行通讀是有收穫的。我在許多雜誌中發現的另一個特徵是，地域特性與跨地域的包容性之間的差異或互補。跨地域的包容性在早年尤其值得注意，那時交通和通訊遠沒有九十年代及以後發達。

顯然，評論區域的詳略不一也反映了我視野的局限，以及我糾正本文開頭所提到的不平衡的無力：即，尤其在以西方語言寫成的資料中，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早期刊物有豐富的述評，而對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的刊物，評論數量則大大減少了。早年的民刊及其參與者確乎比後

來者有更多的時間建立他們在文學史中的地位。此外，刊物述評偶爾會出現一些重複，恐怕會降低閱讀體驗（比如，關於半官方刊物及其與高校環境的關係，或者有關一次出版和系列出版之間的區別），因為我希望讓讀者能將每一份刊物置於這篇文章的背景下考察，而非將整個編目從頭讀到尾。最終，在這一次重新流覽刊物的過程中，我允許自己對任何吸引我眼球的點做出述評（比如，《終點》對艾略特的引用，或可看做一個創造性誤讀的例子；又如，民刊上眾多對外國詩歌的譯介裡，島子在《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和《中國當代實驗詩歌》中對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和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翻譯影響甚廣），儘管我並未將所有的刊物從頭到尾地通讀，而且我深知，倘若我完整地通讀了它們，許多靈光一閃的述評將被我刪除。

接上一點，製作和擴充這份編目再次讓我意識到，這樣的動作無法避免地導向經典化。當然，經典化很少是客觀的或系統的，無論是有意為之還是事後發現的。充其量可達到主體間性，但通常在個人的和收集的層面上仍是主觀的，甚而至於可能是偶然的和任性的。後一種情況尤其適用於一些絕不必然能被研究者找到的材料，就這裡的期刊研究狀況來說，資料的獲取在某種程度上全靠運氣。

範圍

這份編目限於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紙質刊物，有極個別通過香港出版社或印刷機構出刊。與刊物相關的個人詩集沒有列出，比如《今天》叢書中北島和芒克的詩集，或者《莽漢》出的李亞偉詩集，以及七十年代末以來大量中國大陸詩人的私人出版物。（這些都收錄于上文提過的2008年有關先鋒詩的書籍編目中）。考慮到對詩壇所起的作用，以書籍的形式民間出版的多人詩選也收錄於這份民刊編目（比如，《次生林》、《當代中國詩歌七十五首》、《四月》、《薩克城》、《十種感覺或語言庫展覽》等等）。儘管人選限於一定的範圍內（不像老木1985年的《新詩潮詩集》【15】），但這些選集的運作方式與期刊相似，它們都呈現了多位作者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的聚合，地域上或精神上的聯繫，即使不像期刊那樣連續出版。如果一個期刊貌似只出了一期，版權頁上也沒有“創刊號”或“第一期”的字樣，就很難判斷它們到底是有意出成一次性刊物，還是本想連續出刊卻中途夭折；無論如何，都有充分的理由把它們收入這個編目。一般來說，許多民間刊物都是短命的，且不定期出刊。它們最典型的特徵是較大程度上依賴於個人意願，且沒有一個體制的框架來持續供養。

這份編目沒有延伸到網路，無論是只出網刊的，還是紙質刊物和網站相結合的。也不包括以紙質或線上的形式在美國、歐洲、澳大利亞、日本出刊及復刊的，比如《一行》（始於1987年）、《今天》復刊（始於1990年）、新《傾向》（1993-2000）、《橄欖樹》（始於1995年）、《原鄉》（始於1995）的中文版塊和《藍》（始於2000）。

信息與用途

在詳細版的編目中，我列出了一些重要的供稿者，通常表示他們在當時或後來已在中國一定程度上被經典化，或者反映了我在其他上下文中（比如在書籍出版物或其他刊物上）想起了他們。因此，無法避免地，尤其在早年的期刊中，我列出了幾乎每個供稿者；相反，對於晚近的那些，我只列出了一小部分作者。有一點讓情況變得複雜：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尤其是九十年代初以來，許多刊物囊括了太多的作者，每人只發幾首詩，而非一大組。不過，還有很多人同時在各處出現。這構成了一些學術興奮點，從文學史和文化社會學的視角，從文學批評的視角，尤其是考慮到中國文學中人際“關係”網的運作，這一點就尤為重要。無論是地緣上的關係（如《巴蜀現代詩群》那樣因為驕傲的地域身份認同走到一起），還是體制上的聯結（如《葵：詩歌作品集》由同校同系的系友組成）。

中國先鋒詩壇顯然是一個男性霸權的場域，這在（論爭的）批評話語中尤為明顯，但“女性詩歌”自1980年代以來，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富有活力的批評概念【16】。更普遍的意義上，將性別標注清楚對於上述各個角度來說都是恰當的。因此，在詳細版的編目中，女性名字後面加上了“♀”的符號。無須解釋，這不是將她們的（文學）身份本質化。同時，除了薑濤，因為與女詩人江濤的名字同音，其他男性詩人名字後面都未使用“♂”符號標注，剛好也是因為大多數詩人都是男性，或者換句話說，因為大多數已發表的詩歌都是男性作者寫的，我估計有百分之九十。此外，女性文學是一個既成的批評概念，但“男性文學”則不是。

對於那些在文學話語中以不止一個名字出現的作者，詳細版的編目中將他們的常用筆名放在了非常用筆名的後面，而不是相反（比如：“古代=京不特”，而非“京不特=古代”；食指/郭路生是一個特例，因為他的兩個名字都有相當的知名度）。這裡沒有列出他們寫作其他文體時使用的筆名（比如小說家石默就是詩人北島），或他們未曾以公開的詩人身份使用過的原名、本名。在這一特殊語境下，“薑世偉”這個名字並不具有特別的真實性，儘管詩人芒克得頂著這個名字上高中、申請護照等等。

詳細版的編目是以創刊號的時間順序編排的，因此也粗略地勾勒了刊物的發展年表。創刊的時間要比終刊時間更好估算。那些被官方勒令停刊的雜誌（如《啟蒙》、《今天》、前期《非非》、《傾向》）有著明確的終刊時間，但其他許多雜誌正如那首著名歌曲中的“老兵”：他們從未死亡，只是“悄悄散去”。對這些來說，終刊時間很難查明，再者，人們也未必知道該刊物最新出的一期或幾期。由於從審查到財力方面的實際原因，許多民刊不定期出刊，有些刊物明確寫出了這一點，還有一些刊物在連續數年的沉寂之後，繼續出刊或復刊。其中一些刊物的蟄伏期與1990年前後的文化嚴冬恰相合轍（如《他們》）。

說到這份編目的用途，先不談其中的所有瑕疵，這些資料應該可以提供一些有趣的資訊，尤其是在電子搜索功能的說明下。比如，它可以表明各個詩人的活躍程度和名氣，還有上面提

到的詩人同時在多處出現的圖景。此外，時間年表可以為民刊的流通在何時何地達到高峰或低谷勾勒一個粗略的輪廓，比如：八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和四川的多個城市有許多活動，但在九十年代早期，上海的活動相對減少，而四川仍保持著活躍；九十年代初的文化肅殺期刺激了全國許多地方的民刊活動；等等。

第四部分：民刊編目：一個鳥瞰

1978

《啟蒙》 [Enlightenment] Guiyang & Beijing

《今天》 [Today] Beijing

《我們》 [We] Lanzhou

1980

《犁》 [Plough] Kunming

《啟明星》 [Venus] Beijing

1981

《MII / Mourner》 [Mourner] Shanghai

1982

《次生林》 [Born-Again Forest] Chengdu

《高原詩輯》 [Highland Poetry Compilation] Kunming

1984

《這樣》 [This Way] Beijing?

《莽漢》 [Macho Men] Nanchong (Sichuan) & Chengdu

《同代》 [Same Generation] Lanzhou

《當代中國詩三十八首》 [Thirty-Eigh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ms] Beijing

《南方》 [The South] Shanghai

1985

《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 [Modern Poetry Material for Internal Exchange] Chengdu

《他們》 [Them] Nanjing

《海上》 [At Sea] Shanghai

- 《日日新》 [Day by Day Make It New] Chongqing
《南十字星詩刊》 [Southern Cross Poetry Journal] Fuzhou
《中國當代實驗詩歌》 [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Poetry] Fuling (Sichuan)
《大陸》 [Continent] Shanghai
《十種感覺或語言庫展覽》 [Ten Kinds of Feelings or an Exhibition of the Language Storehouse] Hangzhou
《當代中國詩歌七十五首》 [Seventy-Fiv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ms] Beijing & Shanghai
《撒嬌詩刊》 [The Coquetry Poetry Journal] Shanghai

1986

- 《現代評論》 [The Modern Review] Beijing
《非非》 [Not-Not] Xichang (Sichuan) & Chengdu & Beijing
《漢詩：二十世紀編年史》 [Han Poetry: A Chronic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engdu
《首屆文學藝術節專集》 [Special Collections for the First (Peking University) Literature & Art Festival] Beijing
《星期五》 [Friday] Fuzhou?
《四月》 [April] Zhejiang (Hangzhou?) & Beijing
《銀杏》 [Ginkgo] Kunming

1987

- 《薩克城》 [Hot City] Hangzhou
《巴蜀現代詩群》 [Modern Poetry Groups of Ba and Shu] Fuling (Sichuan)
《紅旗》 [Red Flag] Chongqing
《天目詩刊》 [Sky Eyes Poetry Journal] Hangzhou
《面影詩刊》 [The Face Poetry Journal] Guangzhou
《中國・上海詩歌前浪》 [Front Wave of Poetry from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1988

- 《傾向》 [Tendency] Beijing & Shanghai
《五人集》 [Five Poets] Kunming
《倖存者》 [The Survivors] Beijing
《和平之夜：中國當代詩人朗誦會》 [Night of Peace: A Recital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Beijing

《黑洞：新浪漫主義詩歌藝術叢刊》 [Black Hole: A Journal of Neo-Romantic Poetry and Art] Beijing

《北回歸線：中國當代先鋒詩人》 [Tropic of Cancer: Contemporary Chinese Avant-Garde Poets] Hangzhou

《喂》 Wei [Hello] Shanghai

1989

《九十年代》 [The Nineties] Chengdu

《反對》 [Against] Chengdu

《象岡》 [Image Puzzle] Chengdu

1990

《異鄉人》 [Stranger] Shanghai

《邊緣》 [The Margins] Chengdu

《發現》 [Discovery] Beijing

《寫作間》 [Writers' Workshop] Chongqing

《邊緣》 [The Margins] Beijing

《過渡詩刊》 [Transition Poetry Journal] Harbin

《長詩與組詩》 [Long Poems and Poem Series] Shanghai?

《詩參考》 [Poetry Reference] Beijing

《三角帆》 [Three-Master] Wenling (Zhejiang)

1991

《尺度：詩歌內部交流資料》 [Yardstick: Poetry Material for Internal Exchange] Beijing

《巴別塔》 [The Tower of Babel] Beijing

《大騷動》 [Tumult] Beijing

《現代漢詩》 [Modern Han Poetry] Beijing

《南方評論》 [The Southern Review] Chengdu

《傾斜詩刊》 [Slant Poetry Journal] Hangzhou

《原樣》 [Original State] Nanjing

《陣地》 [Battlefront] Pingdingshan (Henan)

《組成：誇父研究》 [Put Together: Braggadocio Studies] Beijing

1992

《聲音》 [Voice] Shenzhen & Guangzhou

《中國第三代詩人詩叢編委會通報材料》 [China's Third Generation Poets' Poetry

Series: Notice from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Panjin (Liaoning)

《新死亡詩體》 [New Death Poetry Genre] Fujian?

《南方詩志》 [The Southern Poetry Review] Shanghai?

1995

《阿波利奈爾》 [Apollinaire] Hangzhou

《我說》 [I Say] Ningbo

《北門雜誌》 [North Gate Magazine] Jiangyin = Zhangjiagang (Jiangsu)

《東北亞詩刊》 [Northeast Asia Poetry Journal] Heilongjiang (unspecified; Huanfen?)

《偏移》 [Deviation] Beijing

《劉麗安詩歌獎》 [The Liu Li'an Poetry Award] Beijing

1996

《標準》 [Criterion] Beijing

《黑藍》 [Black & Blue] Nanjing

《詩歌通訊》 [Poetry Bulletin] Dalian

1997

《小雜誌》 [The Little Magazine] Beijing

《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文學增刊》 [Graduate Student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Literary Supplement] Beijing

《終點》 [Destination] Chengdu & Mianyang (Sichuan) & Beijing

《四人詩選》 [Works by Four Poets] Beijing

1998

《翼》 [Wings] Beijing

《新詩人》 [New Poets] Beijing?

《葵：詩歌作品集》 [Sunflower: Collected Poems] Tianjin

《詩中國》 [Poetic China] Beijing

《幸福劇團》 [The Happiness Theater Band] Chengdu

1999

《詩文本》 [Poetry Text] Guangzhou

《朋友們》 [Friends] Beijing

《手稿》 [Manuscript] Beijing

2000

《詩歌與人》 [Poetry and People] Guangzhou

《下半身》 [The Lower Body] Beijing

《原創性寫作》 [Original Writing] Shantou (Guangdong)

《書》 [Writing] Beijing

《第三說：中間代詩論》 [Third Word: On Poetry by the Middle Generation] Zhangzhou (Fujian)

《寄身蟲》 [Parasite] Shenzhen

2001

《此岸》 [This Shore] Beijing

《詩江湖》 [Poetry Vagabonds] Zhongshan (Guangdong)

《21世紀：中國詩歌民刊》 [The 21st Century: A Popular Poetry Journal] Guangzhou

《新青年寫作手冊》 [New Youth Writing Manual] Beijing

《方位》 [Position] Beijing

2002

《新詩》 [New Poetry] Beijing & Hainan

2003

《大雅》 [The Greater Odes] Sichuan (unspecified)

《枕草子：中文詩刊》 [The Pillow Book: A Journal of Poetry in Chinese] Beijing

《低岸》 [The Lower Shore] Beijing

《新漢詩》 [New Han Poetry] Wuhan?

2004

《剃鬚刀》 [Razor] Harbin

第五部分：結語

再贅述一句，如果這篇文章激發了讀者對本課題英文原文中囊括的各個刊物詳細資訊的興趣，歡迎各位訪問MCLC網站：

<http://u.osu.edu/mclc/online-series/vancrevel2/>。

希望本文的中文版可以為中國和海外學者在研究、教育和文學翻譯等方面的對話、合作做出一些貢獻，無論是以漢語還是其他語言。

【1】 Claude Widor (ed), *Documents on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1978-1980: Unofficial Magazines and Wall Poster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The Observer Publishers: Paris / Hong Kong, 1981; Claude Widor (ed), *The Samizdat Press in China's Provinces, 1979-1981: An Annotated Guid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7. I mu (comp), *Un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Communist China, 1978-1981* 中国民主运动资料: A Checklist of Chinese Material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East Asian Collection, Hoover Institution, 1986. Beiling (ed) 贝岭 (编), 《倾向》# 1 through 13, 1993-2000; Beiling 贝岭,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诗歌》, 《倾向》(1997) # 9: 1-17.

【2】 Maghield van Crevel, *Language Shatter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 Leiden: CNWS, 1996: pp 55-58. Liao Yiwu (ed) 廖亦武 (编), 《沉沦的圣殿: 中国二十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 1999: part 3.

【3】 Hong Zicheng & Liu Denghan 洪子诚、刘登翰, 《中国当代新诗史》, 修订版, 北京: 北京大学, 2005. Chang Li & Lu Shourong (eds) 常立、卢寿荣 (编), 《中国新诗》,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 2002. Zhang Hong 张闳, 《声音的诗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03: 151.

【4】 Zhang Hong 张闳, 《声音的诗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03: 137.

【5】 Victor Terras (ed), *Handbook of Russian Literature*, New Haven etc: Yale UP, 1985: 383-384. David Gillespie, "Thaws, Freezes and Wakes: Russian Literature, 1953-1991", in Neil Cornwell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etc: Routledge, 2001: 223-233. G S Smith, "Russian Poetry since 1945", in Neil Cornwell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etc: Routledge: 197-208. Evgenij Anatol'evič Popov, "Russian Literature Is Better Than Sex", in *Mediazioni* at <http://www.mediaziononline.it> → English → articles (online). Viktor Jerofejev [Erofeev, Erofeyev], *De Goede Stalin*, translated by Arie van der Ent, Amsterdam: Meulenhoff: chapter 5 and appendix: 265-313. 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88.

【6】 Yang Siping 杨四平, 《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 合肥: 安徽教育, 2004.

【7】 Li Dian, "Naming and Anti-Naming: Poetic Debat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Christopher Lup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85-200. Maghield van Crevel, *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 Leiden: Brill, 2008: chapter 12.

【8】 Xu Xing 许行, 《四川诗人群被捕事件》, 《开放杂志》, 1992年2月: 44-47. Michael Day, *China's Second World of Poetry: The Sichuan Avant-Garde, 1982-1992*, Leiden: DACHS, 2005: chapter 11 (<http://leiden.dachs-archive.org> → Poetry chapter → China's Second World of Poetry).

【9】 Bonnie S McDougall, "Dissent Literature: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Literature in and about China in the Seven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 # 4 (1993): 49-79. 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0: chapter 2.

【10】 Michael Day, Leiden: DACHS, 2005: (<http://leiden.dachs-archive.org> → Poetry chapter). Michael Day, "Online Avant-Garde Poetry in China Today", in Christopher Lup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17.

【11】 Maghield van Crevel, *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 Leiden: Brill, 2008.

【12】 Compare Michelle Yeh, "The 'Cult of Poet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 1 (1996): 51-80

【13】Shen Haobo 沈浩波，《我要先锋到死！——在“中国南岳九十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上的发言》，《原创性写作》# 2 (2001): 30-34

【14】Michael Day 2005 (见上文) .

【15】Lao Mu 老木 (编)，《新诗潮诗集》，上下册，北京：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内部交流），1985.

【16】Jeanne Hong Zhang, *The Invention of a Discourse: Women's Poetry from Contemporary China*, Leiden: CNWS, 2004.



創辦人兼社長：方明

總編輯：楊小濱 黃梵

主編：解昆樺 傅元峰

編輯：珈菱 李倩冉 周恩

網路編輯：卓純華

台灣大學現代詩社協辦

南京大學詩學中心協辦

投稿郵箱：

lianganshi2015@sina.com



* 選自《兩岸詩》第4期

本期微信編輯：周恩